

往事如昨

## 故乡琐记

小非

## 一

我们老家那个村子坐落于两山之间，东边为龙山，西边是雨山，当然也还有东山和西山的称谓。

蓬莱地势南高北低，最高峰当属艾山，海拔超过八百米，不过位于蓬莱栖霞交界处，各持一坡，以此炫耀容易惹得邻居不高兴。崮山与磁山，也是类似情况。完全境内的，巨山之外，就是龙山和雨山了。

两座山峰海拔都接近四百米，听起来似乎不高。不过相比芝罘大名鼎鼎的烟台山，龙山、雨山的高度几乎是其八九倍，就有些震撼了。

还有一种比较，譬如西南、西北的大山，海拔高度都有些吓人，然而比高却大打折扣。云南苍山的最高峰海拔4122米，比高却几乎要去掉一半，因为山脚平地上的大理古城，海拔就差不多2000米。胶东的山脉海拔高度与比高相差无几，如此说来，龙山、雨山也可以算作巍峨壮观了。

龙山有五条岭岗，如同巨龙的五爪伸向了不同方向，许多与龙相关的传说活灵活现，不过此类民间附会四处皆然。倒是甲午陆战期间蓬莱籍抗日名将宋老师，据说就掩身于龙山之阳，只是不知墓葬的确切之处。

雨山亦有羽山之谓，源自“羽山殛鲧”的说法，相传禹之父鲧治水九年，劳而无功，舜帝派火神祝融在羽山明正典刑。史书虽有记载，然而语焉不详，华夏羽山者众，四处都在拉扯，不过后世更倾向于海州，也就是如今连云港一带，否则雨山之谓何以取代羽山？

两山耸峙，谷底的村子愈发显得狭小，百十户人家散落西坡，房屋层层叠叠，倒也耐看。村子名曰石门曲家，习惯上都叫曲家疃。石门易解，两山洞开之喻。奇怪的是，除了七八户曲姓、李姓、祝姓人家外，皆为张氏子孙，莫非曲姓乃土著耳？也有些说不通。

我在村子那两年，张家分别为“勇、兆、本、方、克、立”六辈人，往上和往下的我不知道，等到想搞清楚时，村里人甚至还不如我明白。至于族谱之类，据说特殊的那几年又烧掉了。乡村变迁，后人要想知道身世，越来越难了，不过感兴趣的人也不多。

追根溯源，都说先祖大概是明代从云南迁徙而来。看不到族谱，唯一的线索，说是脚上的第二趾长于大脚趾当为佐证，不知是何道理。不过胶东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说法。

## 二

村子南边的谭家沟，里把路距离，谭家沟大道南头的塔顶人称分水岭，两山间的溪流聚拢到那里后，南北两别，南水汇入艾山脚下的黄水河，北水流经我们村子后，最终进入了平畅河。

说不清村边这条河的名字，只听说南河与北河的叫法，当为以村落为坐标的习惯称谓。彼时河水充盈，旱季依然流水淙淙。

南河西岸低洼处，汇聚了一潭清水，村里的女人夏夜都去那里洗澡。许

多半大小子顺着河岸苞米趟子就钻了过去，说是要看西洋景。月光之下，远远望过去，朦朦胧胧只是白花花的一片，描述起来却是绘声绘色。

姑娘媳妇也知道有人偷窥，骂起来毫不客气。乡野淳朴，只要没上炕，摸一把掐一下都无所谓。几个大老婆，没准就会在打麦场上，把讨便宜的保管的裤子扒下来，说是“盖土地庙”，还会用他蘸水笔的墨水，在其私处涂抹一番，也不当回事儿。

河水在北河东岸也凹出个大湾，深丈余，面积两三百平方米，绿汪汪的清水挤在里面，满满当当，一晃像是要淌出来。

那年天旱，生产队用195柴油机抽水浇地，水不足半湾时，许多孩子跳进去嬉水，我在南方练就的游泳功底派上了用场。我总觉得水底下应该有点东西，扎下去东摸西摸，没想到抱上一条近两尺的大草鱼，兴奋极了。水差不多见底时，又露出了两只土鳖，村里人没有吃甲鱼的习惯，也被我拿回了家中。

那些年夏日常发洪水，1970年7月29日那天，汽车沿206国道把我们烟台拉到蓬莱城边不久，就转入了蓬莱栖霞寨里那条道。过了磕头崖后，卡车在回家大桥西面停了下来，原来往南的简易公路被洪水冲毁了，我们的那点家当被卸在了路旁。父亲与路人攀谈，恰巧他是村里人，捎信后大队组织了十几辆独轮车，借着夜色把东西推了回去。

河水漫滩，一片狼藉，坑坑洼洼难以分清道路，只觉得一溜上坡。虽然残月宛如娥眉，星星闪烁闪烁，然而习惯了城市灯火的我心情晦暗，感觉前途渺茫，就像眼前的道路一样。

我们村向北至回家大桥，一拉溜三个村，石门张家外，还有响水湾吕家和李家。1971年夏季连日暴雨，河水猛涨，吕家村南的拦河水库决堤，吕家与李家沿河的房屋被悉数冲毁，惨不忍睹。回家大桥北面，由于河面宽阔，就没有大的损失。

救灾物资很快送来，主要是盖房子的建材，钢筋水泥的檩条椽子让乡亲们感到新奇。那次大水后，响水湾水库再也没有修复。我们村东西两边也有水库，东山那座叫龙洼水库，西山那座为牛栏沟水库，从未出过险情，为灌溉提供了不少便利，看来选址十分重要。

## 三

平原地带，出工一般都说下地，俺村不管干什么，都说上山。彼时集体劳作，天刚蒙蒙亮，三个生产队长就站在不同的高处吆喝起来，声音在山谷里回响，嘹亮悠长，譬如“二队的，上山喽……”

然而，也有不大用上山的，这是乡间的另一道风景。某次听作家卢万成侃大山，他说农村的故事，几乎都在匠人身上。我一想，还真是这个理。走村串户，见识自然要多些，孤身之旅，往往又耐不住寂寞。三十年前，读周大新的小说《银饰》，银匠的故事难以忘怀。

我们村没有铁匠，也无木匠，只有公社驻地龙山店才有铁匠铺，方圆十里八村也没听说过木匠，有活要花钱去远

方雇人，还得好酒好菜伺候。

那时木匠要拉大锯，圆木破成板材方能做成门窗，檩条椽子还得用铧，都是出大力的营生。破开的木头要晾上一年半载，避免变形。那年刘家沟公社有个木匠带着徒弟在我们村拉大锯时，小木匠看上了东家的闺女，眉来眼去挺开心。没想到那姑娘早已许了婆家，小木匠转过年来再来干活时，知道心上人已经出嫁，蔫头耷脑了好几天。

村里倒是有些会砌墙垒砖的，不过各村的汉子几乎都会点这种手艺，故而大家都出不了村，也就能在家门口垒个地堰什么的，算不得真正的瓦匠，叫得硬的是那些掌尺的。

彼时农村修房盖屋，石头是主要材料，除了门窗两旁可能有几个砖垛子，墙都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。村里有位掌尺的，上山干完活后，一天三趟肩上扛块石头往家捎。石头攒多了堆不开，收工后他就砌上一截墙，一截一截就垒高了，连窗框门框也是自己弄，最后找几个人帮忙上梁覆瓦安门窗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房子盖好了，顶子总得遮挡一下。我们那一带有个裱匠，他用胡黍秆，也就是高粱秸子在屋顶扎上框架，糊上一层白纸打底，再糊上有图案的彩纸，屋子里顿时光鲜起来。

肯多出钱的，还要剪裁两条粗细不一的黑色蜡光纸转圈一贴，层次感就出来了。四个角再分别贴上一只蝙蝠，“蝠”乃“福”之谐音，更重要的是，蝙蝠处暗含了几个洞，屋里漏风时，风可以回转，天棚就不会“咕嘎咕嘎”地响。

新房子要糊顶，旧房子住久了也要再糊一遍。几十个村子就这么个裱匠，自然忙得不可开交。只要每天给队上交一块钱，就能换回整劳力工分，自然可以分粮分草。他家日子滋润，他也很会做人，都说他家炕头上常有队长、会计什么的，小酒一喝，皆大欢喜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裱匠留了个偏分头，很白净，他的手艺活都在屋里，不见日头，是那种捂出来的阴白。他四处转悠着糊顶棚，十天半月也回不了趟家。

老爷们要上山干活，给他打下手的都是老娘们。他很会讨女人喜欢，除了糊顶子外，常常顺手帮人家糊个纸缸。其实我们那里的女人几乎人人会糊纸缸、纸筐箩之类的，但是有人相帮，而且他糊得确实周正些，女人都很高兴。后来听说他被人揍得鼻青眼肿，不用猜就明白怎么回事儿了，其实乡间这类故事挺多。

## 四

我们那里从城市回乡的叫“外头来的”，村里有好几户。有户从上海回来的，在河东龙山那侧盖了栋房子，不像大家都住在河西雨山这边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那家主人是部队某被服厂的头头，行政十七级。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时，他的四个孩子两个在列，他想把他们弄到崇明岛，好歹离上海近些，然而没有那个本事，只能去北大荒了。恰好他到了退休年龄，老婆又是家庭妇女，反正孩子要去农村，一气之下，索性带着全家回到了村里。

他家的老大叫英子，是个姑娘，说不出多么好看，但是面孔白皙，又是从都市回来的，自然有几分洋气，我那时候虽然小，但也喜欢多看她几眼。年纪相仿的自然想入非非，然而姑娘心气高，几个媒婆都吃了闭门羹。

落实知青政策后，英子去了南王公社信用社，后来转到农业银行，依然在乡镇上，一辈子再也没回过上海。她的大弟弟后来顶替安排在了老爹原来的单位，然而学业荒废，身无长技，酗酒而亡。他们的弟弟、妹妹没有知青身份，一直待在乡下，很多年后见到时，与老农别无二致，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关于闰土的描写。

有户从大连回来的人家也很曲折。我的辈分高，那家主人年纪老大我也叫三哥。三年困难时期动员家属还乡，三哥禁不住劝，就把全家带回来了。其实村里还有户在大连的，情况差不多，人家不听那一套，也就不用了。每当三嫂说起这事儿，总是不停地抹眼泪。

三哥的长子留在了东北，后来在瓦房店公安部门当了个小官。1971年秋天返乡探亲，说是可以带个人出去工作，老二、老三都想走。三哥两难，只得抓阄，结果老二走了，老三大哭了一场。我回村时常看见老三，说起往事，他说那都是命。命数我说不准，但是环境的确实会改变人。

彼时村里大队书记也是外头来的，本为某部炮连连长，驻地高密。“支左”期间全军统一按一正三副配备班子，这项工作结束后，多出来的人无处消化，一些营连级基层干部就复员回了原籍。那时我虽然小，但毕竟在军营里长大，一看他的做派，就觉得像个军人。落实政策后，安排他去了供销社，退休后又回到了村里，日子过得惬意舒坦。

不过，村里还有另外两位上世纪50年代回来的连级干部，二人皆是革命伤残军人，一个被子弹打瞎了一只眼，一个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，都是四野的兵。眼瞎的那位，冬天总戴着一顶东北部队带帽檐的那种皮帽子，两只帽耳朵上的毛脏兮兮的，看不出本色。别人挖苦，他说那是熊瞎子毛，本来就是黑的。

村里的返乡知青张平是从青岛回来的，个子很高，有空就在村里小学旁边的篮球场上晃荡，那里紧邻泥场，土崖有好几米高，村里人脱坯、拌粪都在此取土。那日傍晚收工后，张平刚摸起篮球，泥场轰的一声塌了一片，两个挖泥的乡亲被埋在了下面。张平第一个冲了过去，扒拉出来后，全都咽了气。那几日，篮球场再也看不见张平的身影了。

那时候知青点的本地知青安排工作容易些，回乡的则要往后排，张平后来去了县里的水泥厂，就在我们公社的宋庄，还是没有离开老家这片土地。

我在张平家炕上，看到过一本褐色封皮的《收获》，1957年第四期，其中艾明之的小说《浮沉》吸引了我，改编后的电影叫《护士日记》，男主角乃扮演过《南征北战》高营长的冯喆，女主角为王丹凤，里面的插曲至今记忆犹新：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到这里……”